

憶成金門

(二)

劉本欽



總統 蔣公蒞臨金門巡視，由司令官劉安祺上將（右）隨侍，左為本文作者。

蔣公巡視慈祥仁厚

民國四十九年春節過後，我們的最高領袖總統 蔣公蒞金巡視，在行館住了一段時間，除往大、小金門以及大膽有關各處視察防務，垂詢民情外，更常到行館附近各營區巡視。一天下午三時許，欣悉 蔣公即來我們營區，我因担任這一營區的指揮官，當即趨前恭迎，蒙 蔣公諭令隨行前導，一面慈祥的垂詢營區情形：營區範圍、所轄單位、官兵人數、生活狀況、警戒配備、交通聯絡、作戰準備等等，經逐一簡明報告後，蔣公頻頻點頭，連稱「很好」「很好」。是時戰地司令官隨侍同行，首先到達心戰指揮單位，巡視有關心戰資料、器材、作法，措施及作業過程等，蔣公對每件心戰資料，均曾仔細翻閱，檢視，尤其關心我方心戰措施，對大陸匪區民間的反映，以及我與國際間聯合心戰作業的成效，經我逐一回報，蔣公點頭稱好。最後參觀我們的心戰作業：施放各色各樣高、中、低空、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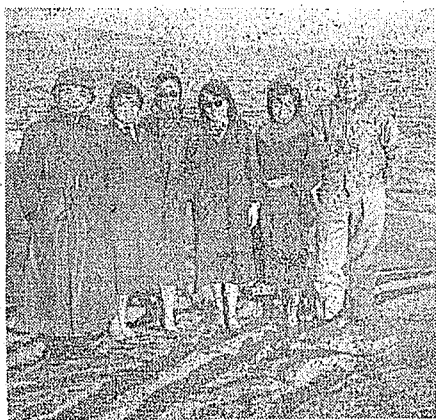
、近距離的心戰汽球，隨帶數以萬計的標語、傳單、大小國旗、日用品等，尤其是塑膠印製非常精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領袖肖像和「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的大幅標語，用若干個汽球把它編排組合起來，冉冉上升，隨風迅速飄向大陸。蔣公還會親自施放一面國旗，然後笑容滿面的望着那面國旗昇空，此時在心戰單位的官兵們，無不興高采烈，熱情奔放，齊聲高呼「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時 蔣公很高興的說道：「很好，很好，謝謝你們，再見！」然後離去。

在檢閱心戰資料和器材時，蔣公身披自北伐以來所喜着的一件披風，靠近棹邊，披風角邊擦着棹子的脚面，管理同志爲了美觀，不知於什麼時候，把棹子四脚塗以黃色的油漆，來不及標明「油漆未乾」字樣，竟然把 蔣公的披風一角，擦上了一点油漆，侍從人員發現後欲加擦拭，蔣公却若無其事的繼續前進。這時我的心裏緊張了，私下埋怨道：爲什麼偏偏在這時候油漆呢？這真是大不敬？但因要隨侍 蔣公，只好記在心裏，不敢聲張。第二天探悉，蔣公根本就未查問這一件事，由此可見 蔣公的慈祥仁厚，視官

兵如子弟，帶部屬如家人，我們尊奉 蔣公為國民革命軍之父，為民族領袖，為人類救星，這應該是非常自然的事啊！可惜如今 蔣公崩逝，而我已限齡退役，凡我國人，尤其國軍官兵，惟有銜哀奮勵，謹遵 遺囑，莊敬自強，完成 遺訓了。

發現魯王墓澄清歷史冤屈

凡是到過金門的人，都會參觀過太武山西麓小徑地方的「魯王墓」，這是民國五十二年立春之日，正式落成的新墓，自金門鼓岡（原名後埔，今稱古崗）湖畔遷葬於此。魯王姓朱，名以海，字巨川，號恆山，又名常石子。為明太祖第九子朱檀之第十世孫，檀封藩袁州（今山東滋陽縣）明末流寇作亂崇禎十五（一六四二）年多，清兵陷袁州，魯王父安王及其兄弟多人殉難，以海以



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鐵路文化工作隊在金勞軍右二為顧問張四英左為本文作者。

第六庶子，初領鎮國將軍，崇禎十七（一六四四）年四月，冊封為魯王。三月初旬，使臣持節甫出都，京師（北京）即為闖賊李自成所陷，崇禎殉國，魯王年方二十八歲，乃離開山東滋陽南奔。弘光帝曾改封他在浙江的台州府，弘光敗亡，被擁為監國於紹興後輾轉至舟山、廈門、福州沿海一帶，領導抗清運動，不幸失敗，再南至金、廈，鄭成功以禮相待，去監國號。後徙居南澳三年，於明永曆帝十三年回金門寓居，於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十一月逝於金門，享年四十有五。

魯王抗清復明，輾轉海上前後凡十八年，在浙東監國七年，南澳三年，居金門達八年之久。無日不以反清復明為念，所部更曾佐鄭成功北伐南京，在在表現其堅苦卓絕與忠貞壯烈的民族氣節。

總統蔣公，為表揚魯王民族志節，早於民國二十五年，在金門古崗魯亭頒題「民族英範」碑。五十二年新墓落成改葬，復頒題「民族正氣」坊額，以垂範後世。

魯王改葬係因發現了魯王真塚，總統蔣公，特指示改葬於太武山之陽。魯王舊墓原在舊金城東鼓岡湖濱，於清道光十六（一八三八）年，由金門人林樹梅發現一古塚，鄉人指為魯王墓，報經福建興泉永巡道周凱，下令封界立碑，碑文題「明監國魯王墓」。當時清代欽定明史記魯王有以下一段：

「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門，鄭成功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按係島

名在閩、粵交界海中，屬廣東省，民國後改為縣治）。成功使人沉之海中。」但以成功反清復明，志切復國的大義，堅忠勁節，豈有傷仁背義，殘害明室宗親的道理？是以人多疑其為清廷所偽撰的史實，以誣毀鄭成功，而亂國人視聽。當時周凱立「明魯王監國墓」記中有云：

「……壬寅（永曆十六年）成功死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時入緬之永曆帝，已於同年四月十五日，為吳三桂弑於雲南），會王得哮喘疾，於十一月十三日薨，葬於城東王所嘗遊地。野史載成功沉王於海，又稱葬於海外，皆訛傳也。沈太僕光文挽王詩序云『墓前有大湖』，按即今鼓岡湖，湖之南多石，鶴王手書『漢影雲根』，並從亡諸臣題詠，知王嘗遊息於此，即墓在金門無疑……」

以上記載，雖考證魯王墓葬於金門，但林樹梅所發現的古塚，碑碣無存，人又有疑其為衣冠塚，真塚舊在何處，仍屬存疑。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在舊金城東距周凱所考證的「魯王墓」相距約兩華里的斜坡上，由施工部隊劉占炎中校發現了魯王的真塚，澄清了歷史近三百年的「成功沉王」的冤屈，在真塚中掘出了「皇明監國魯王墳誌」，記述魯王確實是因哮喘疾中痰逝於金門，並非鄭成功所害死於海上。這是有關民族精神與民族氣節的歷史考正，蔣公特別重視，囑令隆重改葬，我因于役金門，有幸參加了監掘和改葬的工作。

我當時服務於金門防衛部，八月二十三日，

正當共匪砲擊金門週年的那一天，接獲當地部隊報告後，次日司令官劉上將先行前往查看，當即命令組織專案處理小組，由金防部、政委會及該部隊各派代表組成，並指派我擔任小組長，二十五日由各單位派出人員後，二十六日率同前往墓地，監督挖掘，當據劉中校報告：

「八月十九日奉命在此炸山採石，開工後發現地下五十公分處，有一碑露出，繼向下掘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商展皇后瑪莉小姐（左）與金門小姐在金門勞軍與本文作者（中）合影。

一公尺餘，發現墳樁一具，全長約二公尺五十公分，寬約一公尺四十公分。墳前墓碑高一公尺二十公分，寬八十公分，厚十五公分，入地約三十公分；碑面平滑，未刻一字，碑前有一石案，長約兩公尺，寬六十公分，厚十五公分。其墳用三合灰砌成，堅固異常。當即令施工人員妥為挖掘，不可破壞。八月二十二日，再立碑前瞻望，見此墓坐西向

卯，前有鼓岡大湖，右靠梁山，後面山頂有一巨石，似係人工所置，用為記號。右前大帽山倒塌的大石，刻有魯王手書「漢影雲根」四字。當時頗有所悟，特囑慎重將事，保持原狀，僅在碑後一公尺處鑿開一洞，派人入內檢視，獲石碑一塊，長六十三·五公分，寬四十七公分，取出清洗，發現上有「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魯王畢生事蹟全文，乃即上報部隊長轉報司令官前來查

看後，囑由處理小組處理。」

劉中校簡報後，余即率同全組同志及部隊施工人員，列隊上香，行禮致敬，由正氣中華報採訪主任郭堯齡攝取有關照片，用以存真。最後開鑿墳蓋，檢取遺物。墳牆厚約二十公分，平直整齊，內部呈現黑色。墳底鋪設四方紅磚，縫隙中仍有下葬時的亮晶水銀，經拾獲「永曆通寶」銅錢三枚、磁碗二只、四方磚十餘塊，遺骸骨已不完全，餘則為腐蝕的棺木數塊，與一層黑色渣屑而已。監掘完畢，當將上開各物交金門縣政府保管，一面報請司令官將有關情況報請國防部連同墳誌拓本及照片等呈報。總統，石碑送存歷史博物館，墳誌交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研考，並為墳誌作跋，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日登台灣中華日報南北兩版。胡適博士跋文一開頭就說：「這篇墳誌，可以考正許多舊史的錯誤。試舉幾個重要的例子……」，其中最主要的證明「明史」百十六魯王檀下記監國魯王的末路是：「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門，鄭成功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錯誤的記載。當時國內外人士對此均非常重視，報章雜誌，皆有評論記載。足見此一發現的價值之重大了。

墳誌原文對歷史的考正甚為重要，特錄如後以供史家參證：（文內抬頭處係按原式排列）

「監國魯王，諱以海，字巨川，別號常石子。始封先王諱檀，為

高皇帝第九子，分藩山東袁州府，王其十世孫也。世系詳玉牒。王之祖恭王，諱

坦頤（按應為頤坦），父肅王，諱壽鏞。傳位第三子安王，諱以派，王兄也。崇禎十五年冬，虜陷袁州，安王及第一子，第四弟以洙，第五弟以江，俱同日

殉難。山東撫臣奏聞。王以第六庶子，母王氏，始生時，授鎮國將軍，部覆應繼王位，于崇禎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册封為魯王。方三月初旬，使臣持節甫出都，而京師旋告陷矣。東省驛騷，王遂南遷。



民國五十年夏本文作者在金門官兵休假中心留影。

弘光帝登極南都，移封王於浙台州府。南京不守，虜薄錢塘，浙東諸臣豎義旗，扶王監國，都紹興，則弘光乙酉閏六月間事也。次年仲夏，浙事中潰，王浮海入舟山，會閩中諸師在北，迎王至中左所，復移師瓊琦，附省諸邑，屢有克服，虜援大至，復者盡失。王又再抵舟山，躬率水師入姑蘇洋迎截虜舟，而浙虜飛機搗登舟山，竟不可援矣。王集餘衆南來，聞永曆皇上正位粵西，喜甚，遂疏謝監國，栖蹤浯島金門城。至丙申徙南澳，居三年。己亥夏復至金門。計自魯而浙而閩而粵，首尾凡十八年，王閩關解上，力圖光復，雖末路養晦，而志未嘗一日稍懈也。王素有哮喘，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萬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纔四十有五，痛哉！

元妃張氏，袁濟寧州張有光長女，原浙之寧波人，袁陷殉節。繼妃張氏亦寧波人，舟山破

日，投井而死。有子六皆庶出，第一子、第三子在袁陷虜，存亡未卜。次子卒于南中。第四子弘樛第五子弘樸、第六子弘棟，俱在北蒙難。僅存夫人，今晉封。次妃陳氏，遺腹八開月。女子三，長為繼妃張氏所生，選閩安侯周瑞長男衍昌為儀賓，未嬪。尚二女俱陳氏出，未字。島上風鶴，不敢停觀，卜地于金城東門外之青山，穴坐西向卯。其地前有巨湖，右有石峯，王屢遊其地，題「漢影雲根」四字于石，卜葬茲地，王願而樂可知也。以是月念二日辛酉安厝。謹按會典親藩營葬，奉

旨翰林官撰壙誌，禮部議諡。今聖天子遠在瀛雲，道路阻梗，未繇上請，姑同島上諸文武鼓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諸壙中，指日中興，特旨賜諡改葬，此亦足備考訂云。

永曆十六年十二月念二日，遼藩寧靖王宗臣術桂同文武官謹誌。

監掘處理完畢，防衛部於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魯王改葬委員會」，由司令官劉上將為主任委員，副司令官兼政委秘書長鄧定遠中將為副主任委員，筆者本人和政委會委宋紹椒少將，陳卓凡先生，金門縣副縣長程如垣上校，中國國民黨金門縣委會主任委員羅志超先生等為委員。政委會民政組長劉競天上校為總幹事，金防部張良上校為工程組長，縣委會羅志超主委為文獻組長，政委會鍾兼三上校為總務組長，隨即展開籌建新墓事宜。可惜我於五十一年調職回台，未能親自參加五十二年正式舉行的隆重遷葬典禮，引以為憾。復於民國六十年和六十三年兩次重

遊金門，參觀小徑新墓，觸景生情誠不勝其今昔之感。

自由屏障，復國前驅

台灣為自由世界反共的堅強堡壘，又處西太平洋上連鎖防衛的樞紐地帶，其地略價值可知。金門則是突入敵入胸口的一把利刃，為反攻大陸的前進基地。除過去的「古寧頭大捷」（民國三十八年）、「大膽之役」（三十九年）、「九三砲戰」（四十二年）和「八二三砲戰」（四十七年）外，隨後又有美總統艾森豪訪華的「六一七



民國十四年八月四日張氏夫婦與全家六人排右前軍二張為一右。左、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與「六一九砲戰」（四十九年），都獲輝煌的勝利與豐碩的戰果，金門軍民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開山填海、興修水利、發展交通、改進農業、增加生產、全面造林，二十年來，已把荒島變成了綠州。除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比美寶島台灣外，更是三步一礮五步一堡，坑道、隧道通佈全島，防禦陣地的堅強，有如銅牆鐵壁一般。即使是敵人使用原子彈，也奈何牠不得。民防的編組和演練，已到了最可靠的程度。一聲戰備令下，軍民各就崗位，馬上展開防禦戰鬥，已屬無懈可擊。而且糧彈充足，即使斷絕外援，守上三年兩載絕無問題。故今天的金門，敵人雖把它當作眼中釘、心中刺，但是直到今天，匪共還是莫可奈何。而我們也有絕對的信心「鋼鐵金門」，敵人是絕對攻不破、打不下的。

孫子兵法說：「十則圍之，倍則攻之」，金門現有防衛守軍××萬人，敵人要圍，可能要××百萬人，但金門是一海島，四面環海，如何圍法呢？這是決不可能的。那麼用海軍封鎖如何？這也是不起作用的。因為距海岸遠了，不起作用；近了必然遭受我島上砲火的攻擊，犧牲一定很大。空軍封鎖，更是無能為力。所以對金門的「圍」字，絕對是辦不到的。

其次是攻：「八二三」的砲擊，已經慘敗於前，不用再提了。然後是大軍渡海登陸，強力攻佔金門島。但是渡海作戰，必須先在沿海海岸集結船隻，這一點在目前的雷達效能，以及肉眼觀察與情報蒐集，都是無法做到絕對保密的程度，而且大軍作戰，決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可以全部集結得攏來。一但被我發現，我立可優先以空軍和岸砲，予以殲滅性的摧毀。所以敵人第一步的大軍集結，就成問題了。再說，即使讓敵人集結完

畢（遠程的或有可能，對岸近程的絕對辦不到），在發航途中，必須空軍在上空掩護，海軍戰艦沿途護航，此必須取得台灣海峽的「空優」和「海優」。但是「八二三」砲戰期間，我與敵入空戰與海戰中，我海空力量量的雄厚，和戰技的優越，敵人是領教過的，即使沒有「中美防衛條約」的存在，我也可以獨力掌握海空的優勢，敵人豈能擅越雷池一步！再退一步說，他縱令能够把運兵船團，安全抵達金門海岸，但是沿海一帶，並不是隨處可以登陸的，有些地方，懸崖絕壁，根本無法攀沿；有的地方，水急波高，根本無法靠岸；而能够搶灘登陸的灘頭，則我已無數層的阻絕設施，和堅強嚴密的防禦火力，首先在近海由大船到小登陸艇換乘的時候，也就是敵人戰力最薄弱的時候，立可施予以殲滅的打擊。漏網部份，搶到灘頭，再遭各種阻絕武器的損傷；和岸上防禦陣地密如蛛網的火力攻擊，能不打得他落花流水嗎？何況敵入如以倍我的軍力××萬人也無法在一處完全登陸，分開則力量分散，我島上的防禦部隊，有內線作戰的便利，轉運方便，隨時隨地，可以集結優勢的兵力，集中消滅登陸的敵軍。還有，敵入如果用空降，因為金門為海島，空降着陸點有限，飛機太多，在上空迴旋不開，降落的人太多了，可能落到海裏去餓魚。在可以着陸的區域，我已嚴密的對空火力部署，當敵人的飛機到達上空，首先要遭到我空軍和高砲火力的攻擊，損失一定很大。其次傘兵降落時，在懸空中又變成了我地面部隊強烈射擊的活靶。這樣能安全降落到地面的還能有幾多？然後由我地面部隊和民防武力的協力掃蕩和搜捕，必然是如甕中捉鱉，手到擒拿。空降也是夢想。

總之鋼鐵金門，絕對是攻不破的，所以敵人

只好放棄武力攻奪而改採政治作戰的詭計，這是我們要特別提高警覺的。

勤勞謹慎為客忙

在金服務一年多之後，對各方情況，已有相當了解。但因經常接待外賓，關於外賓來去有關手續及接待參觀等事宜，必須與防衛部有關部門及地方黨政機構隨時聯繫。而有關重要事項，還須請示司令官及各高級長官決定，這樣我個人固然忙得不可開交，各位高級長官也不勝其煩。為統一事權，減輕各位長官的煩擾，特成立一「外賓接待組」，承當時參謀長于豪章少將（往後曾任陸軍總司令）的愛護與栽培，簽准由我兼任接待組主任，並加重我的責任，通知有關單位，凡接待組要求支援事項，經我簽章的，准予逕行會辦，事後由我統一簽報接待經過，甚至有時需要請司令官親自勞駕時，亦可由我先行決定作業，然後面報，這是當時司令官王中將（現任陸軍上將副參謀總長）當面指示的。我奉命之餘，深覺責任重大，事務煩鉅，惟有「勤勞謹慎，小心週到」始可免於殞越。

外賓接待任務，在表面上看來，只是每天來去機場、碼頭、陪同參觀、訪問、或慰勞人員、遊山玩水、晚會、聚餐，殊不知實際上的辛酸困苦，誠難為外人道。

首先外賓的來源，大部份是透過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和新聞局（現改為軍事發言人室）的安排，其他各單位，也有直接通知的。訪問金門的外賓，如果能於前一日將來金時間、人數、身份、逗留時間（當日往返或留金數日）、參觀、訪問或慰勞對象與活動範圍（大金門或離島小金門和

大膽、二担等處），還有中外新聞單位和電視電影的攝影問題等等，都須事先有所了解，然後接待組根據上項資料，決定參觀等程序，設計了甲、乙、丙、丁、戊等等程序表，於來賓到達前夕，必須通知有關單位，準備有關事項；如外賓的接送，長官和服務人員的個別接洽與按時到達，由接待組負責；外賓到達機場或碼頭時的車輛調配，需要運輸單位負責；機、船來去和使用，需要空軍和海軍單位負責；來賓登車後隨即開始活動，其所經過的路線和參觀對象，需要有關單位和部隊負責，食、宿招待，需要總務部門負責；外賓入出金門的入出境手續，需要人事部門負責；康樂勞軍與廣播攝影以及保險問題，需要政戰部門負責；如有簡報，（Briefing）其有關資料的準備與戰備事宜，又需要作戰、情報、後勤、通信、兵工和工兵等單位負責，拜會司令官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又需要請示司令官決定，所以金門對每一外賓的接待，無異是作了一次作戰演習，其所動員的單位，幾乎是全面的，演練次數愈多，準備愈臻熟練。因此而使國內和國外，自由世界與鐵幕國家，都知道金門的堅強屹立，而博得了鋼鐵金門和戰鬥金門的光榮稱號。

這些煩瑣的工作，是需要時間來準備的，但是為了種種原因，接待組無法於事前適當時間，獲得通知；尤其是外籍記者或有關人員經過新聞局來的通知，往往在出發的前夕有時遲過午夜，才來一紙電報或一個電話，通知有外賓來金。但人數、身份、和逗留時間等，常是語焉不詳。甚至有的外賓已到機場才臨時接獲通知的情事。這樣

一來，我們除了通宵辦公外，臨時還要有措手不及的準備。因此我們才根據各項性質，設計了上述各種參觀程序的「S、O、P、L」（標準規定），呈報上級轉知有關單位，為爭取時間及保密切關係，每次通知，即以某種程序代表，簡明扼要，上下稱便，這亦是司令官和各有關長官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所致，個人也深感榮幸。

兼任接待組工作一年多，那時由於中外各界人士，對金門的重視，而金門本身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很顯著的進步，尤其在戰備方面的堅強與充實，政治作戰的深入與有效，民衆組訓的嚴密，軍民合作的徹底，經濟建設的進步，人民生活的富裕等等，這一自由世界反共的堅強堡壘，使若干國際知名之士，視為奇蹟的要求到金門來參觀，要親自瞭解這一塊在共匪口中的肉丸，為什麼一、二十年來，牠始終咬不爛、吞不掉，而變成了牠硬喉之骨，痛恨不已。因此，我們的接待工作，幾乎是天天不斷，有時一天多至十二批人馬，據統計，一年中，我們曾接待過五十六個國家，八千六百五十一位男、女、老、幼的客人，這些人離金後，分散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無條件的成了我們的義務宣傳員，他們都親自看到了真實的事物，他（她）們報導出去，都是有聲有色，極受人們歡迎喝采的。勤勞謹慎為客忙，我們的血汗與辛勞，自覺是有代價的。

以上所稱蒞金人員，尚未包括各級督導長官和我政府首長在內。